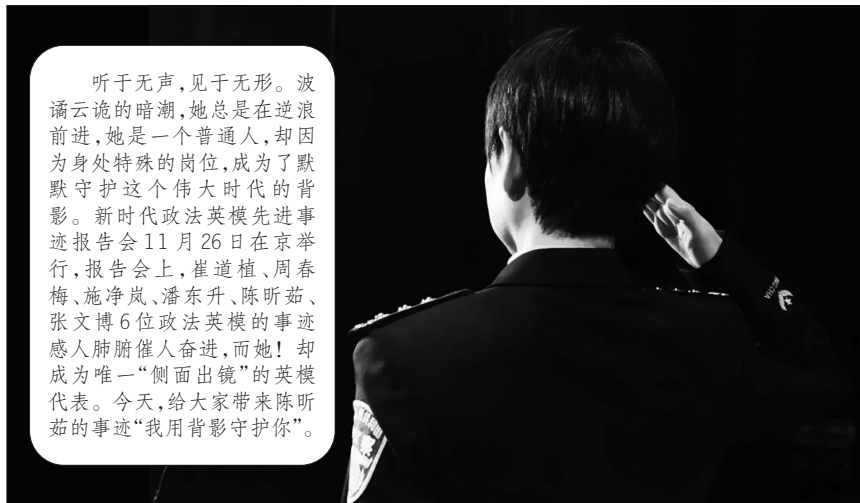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安女警拿下潜伏10年的间谍人员

细节首次披露



听于无声,见于无形。波澜云诡的暗潮,她总是在逆流前进,她是一个普通人,却因为身处特殊的岗位,成为了默默守护这个伟大时代的背影。新时代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11月26日在京举行,报告会上,崔道植、周春梅、施净岚、潘东升、陈昕茹、张文博6位政法英模的事迹感人肺腑催人奋进,而她!却成为唯一“侧面出境”的英模代表。今天,给大家带来陈昕茹的事迹“我用背影守护你”。

1 她从一个隐秘的细节抓住了潜伏10年的“毒瘤”

2014年的一天,陈昕茹突然接到线索,她一直高度关注的嫌疑人王某回国了。这颗十年的“钉子”,终于要拔掉了!

2004年,国家安全机关就注意到王某的异常。此人驻外任职多年,还担任领导职务,掌握大量国家秘密。但狡猾的王某经常打着“公务”的幌子,与某国间谍人员频繁联系,以此掩盖泄密行为。

得知王某任职结束回国,陈昕茹有些兴奋又有些忧虑。

当年,经验丰富的老李带队对王某开展工作,刚入职两年的陈昕茹是侦察小组中的一员。前后近三年的时间里,侦察小组虽然开展大量工作,但始终无法固定证据。就在此时,王某突然驻外任职,线索调查被迫中断,这成为扎在侦察小组每个人心中的一根“钢钉”,也成为老李退休前的最大遗憾。

在枯燥琐碎的数据中寻找蛛丝马迹,在

线索中断时执着坚守,精准出击的一刻,陈昕茹和侦察小组等待了十年。王某的回国,无疑是将他一举拿下的最好机会。但海外工作的磨练让王某比十年前行事更加老练谨慎,侦察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。

陈昕茹又重新梳理了近十年的案件资料,终于从一个隐秘的细节发现端倪:根据王某的生活习惯,他从来不干家务,而这天清晨,竟然罕见地出门倒了一次垃圾。

“这个举动太反常了,绝对有问题!”果然,陈昕茹在垃圾中找到了一张字条,上面一串模糊的电话号码属于一个曾与王某见面的某国在华人员。沿着这一线索,陈昕茹带领团队顺藤摸瓜,成功固定了王某的犯罪证据。面对如山的铁证,王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……

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斗争,与隐蔽的敌人周旋,陈昕茹用3600个日日夜夜的坚守,揭开了深埋已久的惊天秘密。

2 一场暗流涌动的战斗 她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人

十八九岁的陈昕茹,第一次对隐蔽战线的历史产生兴趣。

书中惊心动魄的暗战,让年轻的她“很容易热血沸腾”,但对于国安警察这个职业,陈昕茹的脑海里还没有任何清晰的认知,直到她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报告会。

报告会的主角,是被周恩来同志誉为隐蔽战线“后三杰”之一的陈忠经。他曾经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核心,获取了国民党军政战略动向方面的重要情报,为党中央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面前看起来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竟经历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。陈昕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句话——“干惊天动地事,做隐姓埋名人”。从那时起,她的心中就种下了向往国家安全事业的种子,让她在面

真实的一线侦察工作远比想象中艰苦。面对狡猾的对手,不仅需要专心、耐心和恒心,更要身在兵位、敢为参谋。

很多案件,一办就是十余年甚至数十年。2011年,陈昕茹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,但对手反侦察意识强,防护手段十分周密。此后十年,数次针锋相对的博弈,陈昕茹的团队不断突破技术、环境、人员的重重阻碍,终于全面掌握了某国情报人员在华活动规律,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争取了战略主动权!

2019年,陈昕茹作为英模代表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观礼。《观礼活动手册》中,没有印上她的名字;座位图上,也没有属于她的标签。那一刻,她的内心掠过一丝遗憾,但随即便被汹涌翻滚的骄傲取代。因为她深知,这份荣誉不只属于自己,更属于一代又一代隐姓埋名的英雄!

3 生命的长度有限 我选择燃烧每一天

2015年,35岁的陈昕茹收到一份诊断书。

“乳腺癌,即使立即手术,术后康复率也不足30%。”听着医生的话,陈昕茹却一直惦记着手头尚未完成的几个案件,迟迟不肯入院治疗。直到相关工作都进入正轨,她才提出休假申请。

“你总算想开了?知道休假陪陪孩子了?”一句平常的关心触动陈昕茹的心弦,积攒多年的辛酸猛然涌上心头,无声的泪水打湿手中的诊断书。

2015年2月11日,农历小年。陈昕茹值完最后一个班,由爱人陪着悄悄做了手术。术后一年的时间,她又经历了八次化疗,一头秀发完全脱落,本就瘦弱的身体更加羸弱不堪。

在病房里,她观察病友,“凡是活下来的,都是有希望,有奔头的”。面对生死,她

并没有想到换一种活法。“病痛打击了我的身体,却也让我更清楚地检视自己的内心追求——既然生命的长度如此有限,那么我选择去增加它的厚度,珍惜每一天,作为侦察员去燃烧、去奋斗,每一天我都是幸福的。”

只要还有暗流涌动的地方,这份职业就永远不会停止。

除了要承担无法想象的压力,这份工作还要忍耐一定的孤独。本着最小范围知悉的原则,案件情况只有少数人掌握。不同的部门之间,日常并不“串门”。但同时,他们分工细致、环环紧扣,高度依赖同事之间的默契配合。

随着团队中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,陈昕茹更多时候扮演着主心骨的角色,她在不同的场景下,不自觉地重复了一句话——“他们的身后有我!” (新华社)

贵州上亿年“宝贝”不当宝被烧成砖头

专家建议“石旅结合”开展建设性保护

贵州古生物化石资源丰富,素有“古生物王国”之称。全省沉积地层发育齐全,分布广泛,蕴含大量古生物化石,记者近期调查发现,贵州省地质公园青岩古生物化石群、乌当遗迹地等重要化石群、地层剖面遭到破坏。

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,可充分调动专家力量,加大投入,合理开发化石资源,建立相关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和科普、研学基地,探索“石旅结合”,开展建设性保护。

几亿年的“宝贝”随处可见

小山坡上稀稀落落地修建了几栋民房,村民在这里生产生活,饲养牲畜。山坡岩层表面因为风化变得酥碎,很难与重要的古生物化石群联系在一起。

但是当你在裸露的岩层随手一挖,便有可能挖到上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。这里是贵阳市青岩古生物化石群,也是贵州省重点古生物化石产地。

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生物系教授童金南介绍,青岩古生物化石群由13个门类组成,已发现214属419种,是古、中生代之交,生物大灭绝后的生物复苏-辐射最为典型的海洋无脊椎动物群,其丰度和多样性全球罕见,代表地球历史时期的第三次大辐射。“地球上最大的一次生物大灭绝发生在2.5亿年前,随后的生命大爆发经历了1000万年,而全世界目前唯一能找到这次生命大爆发证据的遗址,就是青岩古生物化石群。”童金南说,他于2016年到贵阳考察研究发现,伴随着城市建设发展,青岩古生物化石群已经大面积消失,仅剩棒头坡一处,但至今未得到有效保护。

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调研员王红梅表示,青岩古生物化石产地2006年就已列入花溪省级地质公园,但由于面积过大,管理上相对粗放,没有专门对化石产区坐标进行矢量化。另外,此地处于青岩镇中心区域,受青岩玉带湾安置房和青岩双狮路市政工程项目影响较大。

位于贵阳市乌当区的一处奥陶纪古生物化石组合,是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野外实践基地。该学院讲师兰天告诉记者,这里原本有6条完整的地质剖面,但是由于缺少保护,目前只剩3条了。

“这里发现过软体动物的化石,它们本身的身体是软组织,以化石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概率很小,生物的软组织能够保存下来,这是它的难能可贵之处。”兰天说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,受到当地生产生活影响,岩层表面风化严重,而在不远处,两条地质剖面已经被房地产项目覆盖。兰天对此表示惋惜:“地方发展确实会逐步挤压化石群的空间,如果剩下这3条剖面也没有了,我们的实践基地又得换地方了。”

王红梅表示,隧道建设、垃圾填埋场和房地产项目等都不同程度对地层剖面造成破坏。

化石保护“既缺巧妇又缺米”

记者调查发现,资金、人才和保护意识欠缺,给重要化石群的保护带来困难和挑战。化石大多导致“轻重难分”,保护意识欠缺。在贵州一些化石资源较丰富的地区,工程建设中挖出化石屡见不鲜,加之地方部门缺乏专业知识,无法识别化石重要程度,保护意识逐渐淡漠。

记者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凯新红砖厂发现,这里蕴藏着大量志留纪时期的古生物化石,三叶虫、角石等化石随着该砖厂取石造砖而暴露出来,随处可见,很多化石随着杂石已经被烧成了砖头。

童金南告诉记者,如此大量的化石集中在这里,就算没那么重要,全部被烧成砖头,也着实可惜。

专项资金紧张是影响古生物化石保护的重要因素。王红梅介绍,化石保护的专项资金,都是由省级财政拨付,资金比较紧张。

很多化石保护区由县级部门负责日常管理,却缺乏专项资金支持。青岩镇党委书记刘友说:“虽然知道化石需要保护,但是涉及拆迁补偿,这笔资金镇里、区里都没有,只能等专项资金,因此才拖了这么多年。”

据了解,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对青岩古生物化石群产地做保护规划评估,2020年向贵州省财政厅申请了600万元的专项经费,目前已落实300万元。

化石保护还缺乏专业人员。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化石群地质公园管理处执法队队长李斌告诉记者,2000年至今,关岭县多次开展打击古生物化石盗挖盗采专项行动,收缴珍贵海百合、鱼龙化石多达几千件,但一直堆放在地质公园的地下室。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,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修复,一些化石逐渐风化。

“石旅结合”开展建设性保护

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,摸清贵州古生物化石“家底”,合理的化石采集及科学研究能够科普化石知识,提升化石价值,增加群众保护意识。他们建议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,“不让保护影响发展,也不让发展破坏

保护”。

王红梅介绍,贵州分别于2008年、2011年、2017年安排专项资金,对全省古生物化石资源进行调查评价及保护规划,目前全省共圈定了66个具有保护价值的古生物化石产地,“古生物王国”称号名不虚传。

在实际工作中,化石保护容易与基础设施建设、群众生产生活冲突。王红梅介绍,这66个具有保护价值的化石产地中,有8个世界级的化石产地已纳入全省生态红线进行保护,其他58个化石产地也纳入了贵州省自然资源厅“管地管矿一张图”平台,在项目用地预审规划选址及矿业权设置审批中进行避让管控。“要保护,但也不能过度保护,经过专家评定有保护价值的,地方发展需要作出一定牺牲。”王红梅说。

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赵元龙认为,化石是不可再生资源,化石特别是化石群有重要的科学意义。古脊椎动物化石早就作为文物看待,收到较好的保护效果,而无脊椎动物化石也可以作为文物保护。

“只有主管部门、群众提高了对化石的重要性、保护性的认识,才能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。”赵元龙说。

贵州花溪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硕介绍,尽管省里成立了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,但是和地方上的对接较少。基层作为珍贵化石发现和保护的一线,加强化石鉴定、保护的很有必要。童金南、赵元龙等专家建议,化石保护主管部门应重视专家作用,建立起与专家沟通的长效机制。(新华社)